

# 全部看过的都是骨灰级影迷

## 十部80年代国产刑侦悬疑片一览(一)



《405谋杀案》剧照。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内地各类题材影片纷纷兴起。其中，刑侦和武术题材的电影尤为流行。本报分两期盘点十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产刑侦悬疑电影，每一部都代表了那个时代国产电影制作的高度，许多影片到现在看来，依然令人拍案叫绝、回味无穷。

1、《405谋杀案》。由沈耀庭执导，仲星火、徐敏、严翔等主演的惊悚悬疑电影。影片讲述了一桩看似简单的谋杀案，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阴谋。机床厂工人李良被谋杀后，东海市公安局干警陈明辉、钱凯等人通过调查发现，案件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影片于1980年上映后，创下了观影人次过亿、收入过亿的票房成绩。

影片情节设置几乎无懈可击，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地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让观众在紧张刺激的氛围中不断猜测和思考。导演别出心裁地运用了多种拍摄方法和剪辑手段，使得影片在视觉效果和节奏掌控上

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影片中的悬疑感制造得炉火纯青，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迷雾之中，随着干警们的脚步一步步接近真相。

这部影片是我国第一部侦探影片，在我国悬疑推理电影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从品质上来说也称得上是20世纪最出色的华语悬疑影片之一。

2、《戴手铐的旅客》。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于洋执导，于洋、印质明、邵万林、马树超、蔡明等人主演。讲述了在特殊时期遭受

迫害的公安干警刘杰，他不顾个人安危，一路过关斩将，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将窃取机密的特务绳之以法。于1980年上映，立刻引起了轰动，成为了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影片。

于洋凭借其高超的导演技艺，将这个充满戏剧性和传奇性的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故事情节紧张、曲折、惊险、离奇，让人目不暇接。同时，影片在注重情节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人物命运、遭遇、性格、感情的描写，使得主人公刘杰的形象深入人心。他的坚韧不拔、智慧过人以及对正义的执着追求，成为了观众心中的英雄形象。

这部影片在八十年代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其主题歌《驼铃》更是传唱不衰的经典歌曲，歌词悠扬婉转，歌词深情动人。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时，总能勾起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无限回忆和感慨。

3、《神女峰的迷雾》。郭宝昌执导，张国民、何玲、

陈肖依、袁苑等人主演。故事从女画家赵欣在神女峰写生时的一次偶然发现开始。她目睹了两个青年在悬崖边的斗殴。当夜，丽江的河湾处发生了一起惨案，而这起案件与赵欣所见到的斗殴之间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公安机关侦破此案，真凶得以伏法。

影片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精彩的剧情和出色的演员表现，更在于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和时代特征。这也是该片在上映后受到广泛称赞的重要原因之一。影片中的悬疑元素和推理过程也让人印象深刻。导演通过精心设计的剧情和镜头语言，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迷雾的世界。这种观影体验使得影片不仅具有娱乐性，更具有思考性。这就是当年的影片令人回味无穷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也是导演郭宝昌的处女作。从形式到内容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探索。这种创新精神使得《神女峰的迷雾》在上映后取得了良好的票房，并被认为是八十年代很成功的刑侦片之一。



《R4之谜》，女主角张力维当年还很年轻。

房，并被认为是八十年代很成功的刑侦片之一。

4、《R4之谜》。李云东、李安棣执导，张力维、邵慧芳、乔榛、陈牧等人主演。讲述了陈小小因“逼人致死”罪被判刑20年。女侦探李安了解到自己的未婚夫路沙正是陈小小之前的恋人，并在谈话中发现陈小小案件疑点太多。经过许多次心理斗争，李安决定替“情敌”翻案。在路沙的鼓励下，小小终于说出实情。幕后凶手和保护伞也慢慢浮出水面。小小出狱后，李安看着昔日的恋人在一起，默默地离开了。

影片以其扣人心弦的剧情和出色的表演，成功吸引了观众的眼球，不仅展现了刑侦人员追求真相的艰辛与执着，还深入探讨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在揭示罪行真相的同时，影片也展现了爱情的伟大与无私。

原剧本《侦察员的爱情》的故事其实更接近于一部伤痕文艺电影，但在电影拍完后，西影厂将其更名为更有噱头的《R4之谜》，变成了一部政治惊悚电影。上映后，深受观众喜爱，曾在全国各地轮番播映多年。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初刑侦题材的经典之作。

5、《蓝盾保险箱》。罗冠群、邱中义执导，马昌钰、陈述、王琴宝、王华英等人主演。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取材于真实案件。主要讲述的是1949年，某国驻华大使馆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盗窃案。藏有珍贵宝石的“蓝盾保险箱”被一伙蒙面人劫走，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威信，更牵动着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面对如此重大的案件，我公安部门立即派出以刑警队长路宏为首的精英战士，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侦破行动。当年的观影人次高达1.7亿人次。

相比之前的反特片，影片在题材和故事套路上有了巨大的转变和突破。不再是老套的抓特务、抢图纸，而是围绕着盗宝案，展开了警匪之间的斗智斗勇。还加入了反特和惊险元素，情节起伏跌宕，悬念丛生。这在当年实属不易。

向淮生

# 悬浮之作带来的「爽感」不会长久

李胜利(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悬浮是近年来观众吐槽现实题材剧脱离现实、不接地气时使用的高频词，也是被业界专家学者广泛研究讨论的学术概念。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015年前后，一开始是说翻拍自外国电视剧IP的国产偶像剧或家庭剧，因故事中找不到与中国现实生活对应的连接点，使作品所讲述的情节、渲染的情感仿佛没有根一样，悬浮在半空中。后来，这股悬浮之风蔓延至非翻拍的国产电视剧创作领域。近两年，快速崛起的微短剧又成了悬浮剧的重灾区。

电视剧创作的悬浮之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细节悬浮，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不符合现实逻辑或历史真实的细节，如校园剧里一位老师可以同时教授高三物理化学；给古装人物乱安官职，甚至出现“巡捕御史”等违背史实的内容。另一种是缺乏必要交代的小概率事件，如女主角绝症晚期查出怀孕，并未展示治疗过程，几年后身体痊愈，还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学习垫底的学生几个月时间就逆袭当学霸，成了高考状元。二是人物悬浮。比如，身家千亿的公司总裁为了躲避长辈催婚，与素不相识的女人领证结婚，结婚多年后仍不知道自己老婆长什么样子。三是价值悬浮。如青春校园剧表面上是表现大学生生活，实际上却以曲折爱情为情节主线，教与学的校园主业反倒成为陪衬，甚至将校园打造成谈情说爱的场所。严格来说，悬浮之作就是一种披着现实题材外衣的伪现实题材剧。

追究悬浮之风产生的原因，或可在艺术生产过程中找到答案。第一，悬浮之作存在一定市场需求。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悬浮之作给一些生活工作压力大的现代人营造出充满梦幻色彩的“白日梦”，帮他们暂时“逃避”或“遗忘”现实。第二，悬浮的创作相对容易。优质剧集创作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去查找资料、深入生活。而悬浮之作可以闭门造车，跳过深入体验生活，甚至打磨故事的环节，直接将车辆、第三者插足、得绝症、先婚后恋等套路排列组合，以很短时间催熟剧本，看起来更省时省力。第三，创作者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人生活阅历较浅、创作能力较差，即便有非悬浮的主观意图，客观上仍会推出不接地气之作。比如，有的创作者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经历，将职场描绘成他想象中的梦幻模样。有的创作者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其创作的法治、医疗等题材作品就会漏洞百出。

尽管悬浮之风的产生有其现实成因，但其对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危害不容忽视。这类作品虽然艺术质量不高，却可能凭借出演者的知名度、剧情的话题度、营销的高手段吸引观众，获得较好收视成绩。这种艺术质量与收视成绩倒置的吊诡现象一再发生，正常创作的生存空间就会被挤压。届时，向现实肌理、思想深处进发的探索意识和反复打磨、精益求精的艺术匠心会受到冲击，有艺术含金量的作品就会减少。影视创作承载娱乐功能，本无可厚非，但悬浮创作以某种浪漫式的“完美”为人们提供遗忘压力的“避难所”，就很难给予大众直面现实的不完美，并在不完美中看到真善美，从而在此基础上奋勇向前的勇气和信心。这种情绪上的沉溺与放松短期看似无害，长期下去就会把“娱乐”变成“愚乐”。

要扭转悬浮之风的不利社会影响，必须让创作落地。这就要求创作者端正创作观念，正确处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一方面，走出书斋、片场，走到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深入火热的时代生活中；另一方面，始终保持学习积极性，与相关专家、业内人士深度互动，不断提高文化水平、增加生活阅历和提升艺术功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发现现实生活、提炼现实生活、呈现现实生活。对业界来说，悬浮之风不可取。现实题材影视作品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接地气。唯有如此，才能提人气、有生气。这理应成为影视创作者的共同追求。



《老枪》海报，美国人将本片视为法国版的《稻草狗》。

1980年10月，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访华，这是中国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后接待的第一个西方大国元首。当月，我国在北京、上海、长春和昆明四个城市举行了法国电影周，上映了《老枪》《莫里哀》《我的舅舅》和《驴皮公主》四部影片，除了《我的舅舅》是复映的老片，其他三部都是70年代拍摄。各大报刊重点推荐了《老枪》，不仅因为其反法西斯的主题符合国人的口味，而且它是第一届法国凯撒电影奖最佳影片得主。

《老枪》拍摄于1975年，当时编剧帕斯卡·查顿刚刚创作了由阿兰·德龙主演的黑帮片《江湖大杀手》，多年来，他写了不少商业片，很想接触一些严肃题材，就在这时，他偶然从一个朋友那里听到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这位朋友小时候亲眼目睹一名德国士兵躺在被他奸杀的法国女人尸体旁睡觉。

查顿根据这个故事写出了一个法国乡村医生为无辜被杀的妻女向德国人复仇的剧本，曾执导过《冒险者》《秘密》等片的导演罗贝尔·恩里科看到剧本后很感兴趣，但他建议查顿去翻一翻历史档案，希望这个故事能以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础。最终，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纳粹在二战中炮制的惨案——法国奥拉杜尔大屠杀。

1944年初，驻扎在法国南部图卢兹北部的蒙托邦的德国党卫军第2师接到报案，称有一名德国军官被法国地下抵抗组织俘虏，关押在附近的韦勒河畔奥拉杜尔。6月10日凌晨，突击队长阿道夫·迪克曼指挥第4武装警卫队装甲掷弹兵团第1营前去营救，却误将格拉萨河畔奥拉杜尔当作奥拉杜尔，结果扑了个空。

恼羞成怒的迪克曼命令手下将所有村民集合在广场，然后把其中的青壮年分批押往六个谷仓，那里已经布置好了机枪。据一名幸存者的描述，士兵们开始瞄准他们的腿，向他们射击，一旦受害者不能再移动，士兵们就用火焰喷射器焚烧谷仓。

随后，所有的妇女和儿童被赶进教堂。德国兵向教堂投掷燃烧弹，并向试图从窗户逃离的人扫射。有643人在这场大屠杀中丧生，其中包括247名妇女和250名儿童。

19天后，迪克曼死于诺曼底战役。早在1947年，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就将这一惨案写进了他的小说《暴风雨》，获得了斯大林奖章。1973年，由劳伦斯·奥利弗担任解说的英国纪录片《世界大战》也以航拍的方式拍摄了大屠杀现场。根据法国总统戴高乐的提议，这座被焚毁的村庄永远不再复建，

# 第一届法国凯撒奖最佳影片得主 法国电影《老枪》幕后故事

作为纳粹暴行的耻辱柱永久保留。

罗贝尔·恩里科最初想让他的小搭档、曾合作过三部电影的利诺·文图拉饰演于连医生一角，但文图拉看了剧本后却高挂免战牌，接着伊夫·蒙当也拒绝演出，因为他觉得这个故事过于残暴。

恩里科也曾考虑请凯瑟琳·德纳芙扮演于连的妻子克拉拉，但德纳芙当时手上有三部片约，分身无术。

最终，他选择了两个被认为并不合适的人选，身材臃肿、气质斯文的菲利普·努瓦雷扮演复仇者于连，出生在奥地利但拥有德国国籍的罗密·施耐德扮演被德国兵残杀的克拉拉。

这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险些成为一场灾难。当时恩里科做东，请努瓦雷夫妇以及施耐德共进午餐，结果施耐德晚了两个小时。当她终于出现时，努瓦雷站起身说：“啊，奥地利人！我们开始对你感到厌倦了。请原谅我，但我必须离开。”施耐德倒很镇定，她告诉面色苍白的导演，她不能接受和一个带着怨恨的男主角一起合作，恩里科连忙追了出去，用他的外交手腕说服努瓦雷回到餐桌前。

施耐德解释了她迟到的原因。当时她刚刚与第一任丈夫、德国导演和演员哈里·迈恩离婚，并与比自己小11岁的秘书丹尼尔·比亚西尼结婚，她希望用更多的时间陪伴爱子大卫·克里斯托弗，不让孩子幼小的心灵遭遇创伤。

努瓦雷理解了施耐德，两人因此而成为莫逆之交。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是影片成功的关键，正如努瓦雷在其回忆录中所说，“我知道当年利诺·文图拉为什么会拒绝这个角色，最重要的是他发现这个角色与他的冷酷形象不相符。让他出演于连将是一个错误，对于演出与一个美貌的女人一见钟情，我显然比他更在行。”

影片选择在蒙特邦和布吕尼凯尔拍摄，蒙特邦是当年德国党卫军的驻地，这里的老人对德占时期的往事仍然记忆犹新，所以当他们一早起来发现街头站满了德国兵，很多人吓得四处躲藏。

布吕尼凯尔是一个美丽的村庄，恩里科寻找外景时发现这里与被焚毁的奥拉杜尔十分相似，但这座村庄远离公路，摄制组不得不利用马车将拍摄器材和道具运进村庄。

更困难的是群众演员，由于布吕尼凯尔当地居民人数有限，必须从其他地方招募群众演员，尤其是妇女儿童，但他们也不得不乘坐马车抵达拍摄地，因为经不起颠簸，很多孩子吐了一路。

当然最困难的还要数施耐德。从进组的第一天起，她就在为自己的最后一场戏酝酿情绪，在这场戏里，衣衫褴褛的她挣脱了对她实施兽行的德国兵，从房子里冲出来营救女儿，结果被火焰喷射器烧死在大墙之下。

施耐德的父母是亲纳粹分子，虽然她从小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对纳粹的暴行并没有深刻的感受。所以，她最初对使用火焰喷射器来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并不十分理解，之前她在让·迦本主演的《天罗地网》中见过这种道具，那是用来烧毁一辆卡车。当她从导演那里看到大屠杀的资料后，她对这种杀人武器充满了恐惧。实拍时，她发出的尖叫是如此令人心碎，以至于恩里科决定在最后的剪辑中删掉了这些声音段落，因为担心观众无法忍受。

正是受到施耐德情绪感染，恩里科觉得他之前已经拍好的复仇的戏有些温和了，于是他反复观摩了美国暴力美学大师萨姆·佩金帕导演的《稻草狗》，从这部同样表现老实本分的普通人复仇的电影中学到了很多表现手法。他重新拍摄了所有的复仇段落，甚至换掉了原先的猎枪，而改用达斯汀·霍夫曼手中的那支最大号的双管猎枪，这也是美国西部片最常用的猎枪。

为了避免与《稻草狗》过于相像，恩里科在剪辑上大

做文章，频繁使用了闪回镜头，为影片营造了非同一般的气质。

天才音乐家弗朗索瓦·德·鲁拜克斯是恩里科的御用作曲，也曾为阿兰·德龙主演的《独行杀手》作曲，他为《老枪》创作的片头曲富于浓郁的田园色彩，所营造的和平安宁的氛围与之后的屠杀和复仇形成了鲜明对比，堪称电影配乐的经典。遗憾的是，他在这部电影上映后不久就去世，年仅36岁。

《老枪》于1975年8月在法国首映，吸引了3,365,471名观众，这是当年法国票房第五好的成绩，仅次于好莱坞灾难片《火烧摩天楼》、让-保罗·贝尔蒙多主演的警匪片《恐怖笼罩城市》、战争喜剧片《深入敌后搞搞震2》和情色片《O的故事》。

1976年，法国为效仿美国奥斯卡奖创办了凯撒电影奖，以取代之前以电影创始人卢米埃尔兄弟命名的卢米埃尔电影大奖，《老枪》与《表兄妹》《节日开始了》《七次判处死刑》等一道入围最佳影片奖提名。当时法国影评界对于《老枪》的反馈两极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它是一部打破了法国电影传统的杰作，让在二战中饱受耻辱的法国人看到了正义的光芒，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不过是个精心包装的复仇故事，是可耻的情感勒索。



《老枪》，第一次让中国观众认识了美艳动人的罗密·施耐德。

最终，《老枪》在第一届凯撒电影奖的舞台上大获全胜，不仅获得了最佳影片奖和最佳音乐奖，菲利普·努瓦雷还击败劲敌热拉尔·德帕迪约，摘得影帝桂冠。

在海外，各个国家对《老枪》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在片名上可以看得出来。例如日本把它视为一部文艺片，将其改名为《道想》。

德国参与了该片的制作，德语版的《老枪》在上映时做了部分删节，并起了一个似乎与剧情不大相干的片名《远离黑夜》。

作为二战反法西斯同盟的主力军，英国张开双臂拥抱这部复仇电影，他们不仅改名为《杀了一个又一个》，而且在海报中用了“复仇从未如此甜蜜”的宣传口号。

而美国人则干脆将其视为《稻草狗》的法国版，起名为《最后一根稻草》。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老枪》的意义在于让我们初次结识了罗密·施耐德这位美艳动人的女星，那阳刚的《茜茜公主》尚未引进，但她和阿兰·德龙的爱情传奇已经广为流传。

时至今日，《老枪》的主创人员大都已经故去——导演罗贝尔·恩里科2001年去世，编剧帕斯卡·查顿1982年去世，菲利普·努瓦雷2006年去世，罗密·施耐德1982年去世，让·布伊兹（饰演于连的朋友和同事弗朗索瓦）1989年去世，约阿希姆·汉森（饰演党卫军指挥官）2007年去世，罗伯特·霍夫曼（饰演党卫军中尉）2022年去世。

当年的拍摄地布吕尼凯尔则因为《老枪》成为影迷的旅游打卡圣地，每年会接待三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2015年法国旅游发展署中国办事处也将其作为31个法国最美小镇之一推荐给中国游客。

何文凯